

第二十五屆五虎崗文學獎□散文組推薦獎：龍的傳人

瀛苑副刊

文□顧人瑋（中文系）

一

中國人，是個什麼樣的民族？

像屈原起於天問一樣，我對於自身的來龍去脈，靈傳血承可否也先有基底的認識？啊！若將此與平時作業、期中報告同置於案宗，如何面對與處理呢？若是認認真真地做起研究，論文是否能同於黃河水，其神思來源於天上，其梓付化成於波濤；其量，或許亦若將進之酒——會須一飲三百杯罷！

而我是一位學生，學生素來由讀書瞭解天下事，書中的文化、歷史、符號、刻篆，是單純而鴻蒙的世界，是歷朝歷代喜怒哀樂和興衰，是天下人生死與共的壯闊記憶。書，最好的夥伴莫過之；學，至善的教誨莫過之。

我讀書時，意往往不著於讀，不像讀書，倒像在神遊。靈思，恆常洞穿文字裡頭——那幾縷幾絲引人輪轉心念的點點濃墨。讀新書，固然常有妙味。可意趣最為縱橫、深刻的，往往在於古典經籍。

首先翻到《易經》。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口吻出於杏壇，卻也因爛於眾口而遠離杏壇，我僅念其初，不念其末。這是「天人合一」的原始觀念，深植於每一位中國人的心中，化成方圓，化成我們的頭顱、身軀。

然後，我們有了詩，據說，這是中國人浪漫熱情的元素。請看那些洋溢奔放的先民遠祖，血緣雖淡，氣脈仍延。古來有相俟城隅、白茅包鹿的柔情；即便今日，何夜不見桑中之期、淇水之送？「云誰之思」時，亦在在都是情長無垠的眼波、水流密語的盈脈。素書魚雁與現代化的「伊媚兒」，同樣問候食寢瑣事，一則成為互古流傳之詩，另一則付於光電冷眼，或是一封同樣平淡無奇的回信。與之相去不計道理的情感，這一切浪漫熱情都起於《詩經》。《詩經》可謂最有理趣的了，比如《邶風·柏舟

》首句「汎彼柏舟，亦汎其流」，將自己明潔高志比作以良美柏木做成的小船，而將懷才不遇的悲慘化為汎於俗流中不為人知的意境。要之，草木蟲魚鳥獸，都能透過此種「度」的工夫—世上最婉轉含蓄的修辭手法—變化自己。而也只有世間最為易感的詩人，視轉其靈動的詩眼，波流入巧妙的詩想，凝化了質樸的詩心，才發得出魂魄深處最直覺的萬籟共鳴。我總認為，這便是「天人合一」的最終意義。

直到後起的《楚辭》，都在驗證、傳續思維如斯。且看投江，光辭面意義就連接了多少想像，多少意象，何況親臨此字的屈原呢？「此中有真意，欲辯以忘言。」詩意還要交由詩解釋，可是，詩意如何解釋？從來便是心神意會罷了。文字根本無法言傳，只能忠實地記錄，記錄一篇又一篇人情，人情帶著自然，很唯美浪漫地走向了千古以後，遙傳到千里之外。

何恐美人之遲暮？

又據說，中國人是懂禮的邦國。「造分天地，化成萬物」的初祖，便有如此千古智慧的思維勾勒，而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」的聆訓猶言在耳，又教化出多少溫柔敦厚？「詩的民族」之外，我們亦且深知生活之儀態、舉止，什麼身分該做什麼事情、該說什麼話、該穿什麼衣服——這發明，這進步我們獨步全球、傲於世界。那個說「郁郁乎文哉」的孔子，若非通貫、遊刃於其間，豈能一語崇敬概括？人生處世一切備辦於禮制，還因此有相應的官職。我們有過這樣多采的繁複，誰還說我們「不求精確」？至今，我們仍說「節哀順變」，婚、喪、喜、慶、祭，無一不從於古禮安排，即便食物，都講究古法釀製。我們有過這樣深刻的淵源，誰還說我們「次人一等」？

直到後代因革損益，儘管禮壞樂崩，仍有賢人在努力挽救。諸子百家創後世鋒芒，誰能不欽佩？且觀一子，受其教，悟時已然百年身。若皓首尚且窮不了一經，此中學問亦大矣！思想亦深矣！

又何陋之有？

想像、陳述既已如此，啊！若是認認真真地做起研究，中國人，我能拼湊你幾分？我能傳承龍幾許？我能否以「研京十年，練都一紀」的工夫血刻巨文，我能否將此意象與精神同附此身，而使足泥深陷萬卷長長的文史烙痕？

漫漫長路，青青學子，我欲懷良多陳述，關於我族辱的翻案陳述，何妨盡數成偽？我願發更多想像，關於我族榮的歷史想像，毋寧信其為真。

二

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」而中國人從來是以此自詡的民族：立德為首要不朽，孔門亦有所謂「德行」科，開萬世風氣之先。東方，尤其是中國，從來便不是排斥進步的國家，甚至往往見獵心喜，提前超越到時空的高度，無論是透過一句話，一種行為，或是一般氣度與精神。哪怕後輩「西向而望，不見東牆」，只要先進在列，遺芳何懼無聞問？

然而，最終還是走到了清末。好的開始，我們只成功了前半。功業國勳，我們曾有過漢唐盛世，卻有更多不像樣的末世；及於文化，卻始終皎燦澄瑩如月星，直迄乎近代而微。

那黑影蝕去的泰半呢？那從一等遞降為六等的頹勢呢？空讀歷史課本已不能。「李白乘舟將欲行」，是時候開始走萬里路了罷！我掩捲沉思，而後踏歌行路，走出書本之外。這已不是研究作業，而是身為一個現代中國人該當有的，大徹大悟的醒覺。

這裡是加拿大溫哥華市，我履茲土乃是由於一位朋友在此留學的緣故。一事令我印象深刻，久未卸懷。有一日開車，路上交通號誌燈故障，卻完全不見壅塞吵雜之亂象，反而一如往常整齊安靜。我問朋友是怎麼回事，他告訴我此地有一種風俗，英語曰“Four Way Stop”，大意是「先到的車輛先行，其他車輛等待」，於是只見一次一部車通過該路段，沒有爭吵，沒有異議，一任駕駛自由心證，直至車潮散至去時地，直至我散回來時路。

文化體現於人身，如此法度謹嚴、自律亦明的國家，中國人早已不能稱他人為「夷狄」，然我們「華夏」的自豪與自傲呢？交通號誌尚且正常運作的臺灣，都還有人隨時隨地「反其道而行」呢！從「一人犯蹕，當罰金」的時代，行曆至今卻如此。中國人，是個文化程度何等樣的民族啊？

他們有法律，我們呢？他們有公平，我們呢？他們也許還有一點溫情許於意志，曰自

由。我們呢？他們看個體成敗，我們呢？

我說，我們有良心呀！買東西老闆多找了錢，卻不會因此而虧損半分半毫。我們有天地呀！受人誣陷或是身受誤會之時，以茲慎重起誓，其誠之威實不可擋。最重要的，我說，我們還有沛然於胸中的一股浩蕩之氣！而萬事萬物，我們看其間修養虛實、意境高低。所以，我們不慣於談自由，談的是逍遙。

只有良性比較，才能分見勝場；也只有復歸原始，才能日新又新。

「吳越溪山尋已遍，卻回煙棹上瞿塘。」我飛行十二個小時到異鄉，終究還是探問索求了故鄉——我精神上的原鄉。

今日，我具備基本的世界觀，卻仍厭懼西學對於吾族的一切破壞，從當時至如今。且未論神州是否變色，人心早已不古。

現代人，名利生活汲汲營營。遙想古人，念天地之悠悠，家國天下亦憂憂。同為中國人，其不同也遠，何故呢？中間歷數多少事，以致古今不一心。過往的詩禮教化，怎麼一經改朝換代，俱不復存？當中實有聖賢力圖中興；何奈，天下之小人眾而君子寡，愚俗多而智者稀。國內有發乎異端的無數挑戰，國外有船堅砲利的兵燹動盪，已汗玷的碎玉也想復歸澄瑩啊！「大道如青天，我獨不得出……昭王白骨縈蔓草，誰人更掃黃金臺？」中國人，近百年，行路難！

且看今日學子，四書五經者少，托福多益者多。學固如此，他更不言。舉過節為例，聖誕節的鋪張熱鬧，遠遠大過於孔子誕辰紀念日，說孔子誕辰也許還有些人不知道，非得說明了教師節才恍然。難道我們的文化承載，得靠少數一傳眾咻的學人，或是一干精熟外國言語、思想、政治、歷史、經濟的「專家」嗎？為何如今的牙牙學語都是ABC、童謠變成塌下的倫敦橋、及至長成了也鯨慕莎士比亞，勝於李白、杜甫，而不由三字經、百家姓、千家詩？

如試想一個情境：鄰桌一對母子，子誦唐詩某篇，母聆字音雅正，時而提點、時而首肯，有時隨聲和乎詩，偶爾伴吟遊於藝。不僅化春風，亦且樂天倫，那是何等動人的畫面！只是如今，我視隔座為此景：一父女對坐，父曰蘋果，女答也剖

(Apple) (也剖來吃吧)；父告也逗個(A dog) (也來逗個樂吧)，女云隻犬兒。

如此父諭女對，一來一往，既似短兵相接，又若針鋒相對，人倫彷彿知識構成，情感恍若依附此上，怎能教人不輕吐這哀微的一聲長息，同乎太史公三次廢書一般呢？

國外聖賢的所言所行，我並非不欽佩。只是，總是記得外人的好、外國月亮圓，而不重視本國聖人亦多、本國蟾照亦輕薄溫婉，「忘祖」得這麼徹底，中國人，寧不感慨？

莊周所云不錯，「士有道德不能行，憊也！」若一朝身為自覺之士、御龍傳人，觀此語，心情之沉重，或許正如太史公所言，此可為智者道，而難為俗人言罷！

文化的斷層便好像繁體字遭割裂成簡體字一樣，一個人，若去掉了骨幹，還能餘存靈魂嗎？破破碎碎的行屍走肉，又如何立千載中華文化之大體也哉？反過來說，一個人若僅剩幾縷游絲，即便形軀完整健在，亦復何用？還能振呼中華文化之精神嗎？西化已成習慣之人，誰還願聽一士諤諤，勝於千人諾諾？

所以至今，我仍保有幾個「迂腐」的習慣，比如讀書只挑直排印刷的書讀，寫字若非必要，絕不橫寫；比如端正了筷子的正確拿法後才進食，又比如與人示意或道謝，以拱手禮而不以鞠躬禮；與人道別，說「再見」或「相俟於來日」。保留這些習慣，一半是為了賭氣，另一半則是心感憂慮。而且，我也只能保有這些習慣，樂遠方朋，也作為尋根之意代代相傳。但願不要千古無人聽獨恨呀！

天下多恨應如我，我恨不能掘秦武墳，罪鞭一千過；盜昭陵墓，怒奪右軍書。似也應如我多怨，怨我無法在各朝剝極至衰之時，趕走昏庸的皇帝和掌權的小人，然後魂召伊尹，氣攀皋陶，再吐一個，不！千百個盛世！

唉！我總懷想那千古，淘盡的是風流，淘不盡的是正氣。

只是，現代人呀，仍存幾許人會對一篇文章流眼淚？有誰會在讀完整部中華文化史冊，瞭解我族千載榮辱興衰之後，能悄悄、深深地歎息腸內熱呢？

這一份澎湃猛烈的激情，別人道不出，自己講不好，一如「最遙遠的距離」空自遺憾，亦宛若「我生之時漢祚衰」，時也命也，又復何怪？唉！誰教現代化走得太快？快得連同族小輩均根不復尋？總是一抹青澀回首處，曾蘊陳釀再嘗難罷！歎我呀，生在

今日，仍有割捨不斷的文化鄉愁。

三

過往，總認為描寫情景，一直是一則以懼，一則以喜。尤其是「走出書本之外」後，舉目所見，難不發乎言。

害怕，自然是因為學識淺薄、閱歷亦少，當時觀景心中的千言萬語，移到紙上卻往往受辭園之累，思緒左支右絀，無法觸類旁通、信手拈來、妙筆生花，而使一篇原本「可能」意魄山河、氣吞鬼神的麗文，便這麼毀於空想。劉勰說「暨乎篇成，半折心始」，道盡天下騷人之窘迫，實在無法不引來千古墨客的大歎。

然而，喜卻是因為自負胸懷富天下之襟，秉才逸四方之勝，加之以目擊山靈水秀、雲奇石怪，心蕩天化地成、日居月諸，於情感沛然之外，更生一股創作的濃興，如江海無竭，蓄勢待發，便恆在夜闌人靜、輾轉反側之時，魂遊靈虛、夢牽太極之際，起身，「搦筆和墨，乃始論文」。

而在神遊過飄搖蕩泊、鬱鬱青青五千年之後，才鐘醒我不能只是傳人，而本應即是主人——不再盲目乘載國族重擔，不再恆日惦念文化鄉愁，而是逍遙擺尾，御天而行。

中國人，應該走向永恆。我們是龍，且飛昇以長日的豪性，長夜的婉情。

隨雲終日遊，來到了慈恩寺塔。連寫得出「窗含西嶺千秋雪，門泊東吳萬里船」的杜甫都尚且謙稱「自非曠士懷」，那麼自詡為豪士之人，是否應放下身段、同於古人之大憂？登樓澆酒，俱不能解，那是龍的通性，也是中國人永遠的美麗與哀愁、浪漫與遺憾。

伴霧一夜眠，置身杭州西湖煙雨中，隄園交映，煙波如織，柳垂似伸手弄湖影，閑步、抑或單車，賞玩美景的節奏都是從容自適、怡然自得，而在此閑情中，最多的應是感性的心音，無聲勝了有聲，意念連接上古前世，念代代遊人舊魂，乃至夢縈宿緣，而何處尋現代三生石？怪不得蘇軾要說：「故國神遊，多情應笑我。」直教人墜入這片白茫茫的幻夢，夢裡不知身是客，只顧貪歡而不知所蹤了。

景與情，綿綿密密所融塑的，不正是歷來的我們？我走上自己的土地，這如母親般的皇天后土，我平日裡言行的依傍，在夢中更是緊緊的偎擁。我念「西風殘照，漢家陵闕」時，彷彿夜中以宿淚神遊。我與反對派爭辯「涇清渭濁」時，氣的是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？」我哀往國、悼斯邦、慟吾族，即便夢囈「無邊落木蕭蕭下，不盡長江滾滾來。」都是心直，哪有醒的一天？或者，我們幾時醉過？

這一連番澎湃的文史想像，令我記憶起我們詩性與詩興之源，一如屈原之於天問。詩人初始也讀不懂永恆，直到他第一次看見流星，直到他明白情人眼底關於離別的涓滴，直到他不再歌詠不再吟，但使一夕醉弄月影。

